



《瓣香斋诗钞六卷》，为王明萼的诗集著述，清光绪刻本，烟台图书馆存藏是书。此书为王明萼记其半生耳目踪迹所亲历者。此书前五卷，多记其游踪所见，末一卷，多咏仪凤庄之景物。明萼善古律，“凡遇名区盛地，月夕花晨，无不吟咏流连。又或写其心之所甚喜，鸣其意之所不平，发扬蹈厉，不能自己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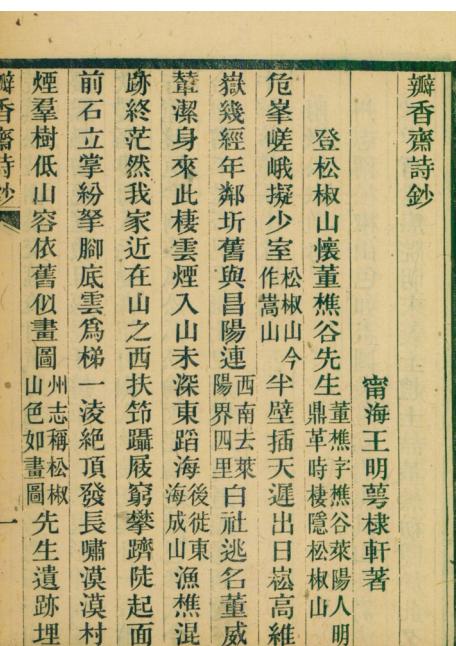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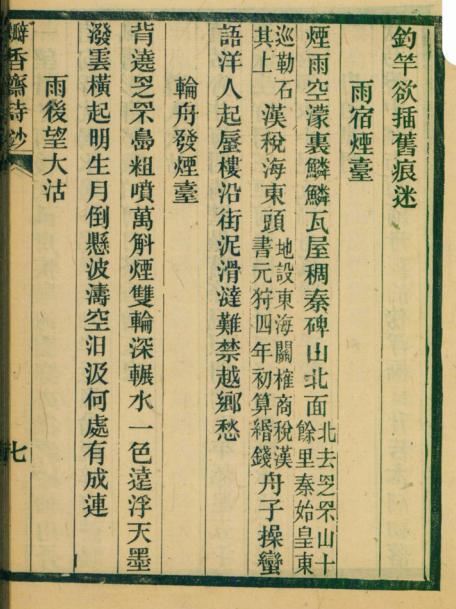
王明萼，字棣轩，号半瓠散人，山东宁海州（今牟平区）大河东人。他年少时，在京侍奉双亲并读书。二十四岁，返乡应童试并得中。不久回京，捐得光禄寺署正。就近应京兆试，于三十二岁时，乡试中举。之后科第不顺，屡屡不中。其父去世后，王明萼返乡陪丧。丧期满后不久便被议叙同知，分发江苏。

当时的江苏省人多事少，得作闲散人员。王明萼借此机会，于金陵、姑苏等名胜，足迹殆遍。更于杭州之灵隐、天竺，安徽之黄山、九华，浔阳之卢卓，湖口之石钟，齐鲁之岱宗等胜迹，结同心之侣，束装远游。登岱之后，大观已极，不欲再游。已行万里路、遍览天下胜景的王明萼，性情更喜恬静，对以往的官场生活倦倦不已。无奈之下，王明萼毅然辞掉官职，请假返乡省墓。此时之心情，其诗《归田即事》中有所表达，此诗云：“樽材散见弃，所遇尤潦倒。宦海浩无涯，抽身急头调。长歌归去来，誓墓以终老。”至于其号“半瓠散人”的由来，其诗《半瓠散人行窝》阐释的较为清楚。此诗云：“大瓠剖为瓢，濩落无所容。我分瓢之半，弃置将母同。樽材称散材，搜采有谁从。我署散人衔，优游以老终。瓠瓜不能系，来无定踪。独于辋川墅，甘留作寓公。”此号既表达了其优游无定踪的爱好，又表达了怀才不遇的心境。

虽不再远游，但王明萼性爱山水，对南方的佳山秀水仍念念不忘。为求精神上的慰藉，王明萼决定倾其所有，按照自己的想象，筑造一处园林，以求日日能与山水相伴。光绪七年，王明萼用平生积蓄，购买了家乡大河东村旁侧的华子岗。对此，其诗云：“连年累积买山钱，得地幽深亦辋川”。因此山岗“峰峦层叠凤阁开，参差两翼疑飞来”，于是名之“仪凤岗”。王明萼于仪凤岗前起小楼三楹，并加亭台略加点缀，又浚水为池，累石为山，乃仿江南风景为之也。别墅虽成，因其子孙多居于京城，遂亦不能久于其居住。仪凤山庄，也只是其一时的行窝而已。王明萼居乡多善举，施药发粟，周济困乏，凡乡里所求无不答应。享年七十有六终。

平生游遍大江南北，返乡后又营造园林别墅以寄托山水之思，著述中又对这些吟咏不已。此书前有光绪乙未王懿荣序，次光绪二十二年刘启端序。刘启端序云：“故其诗积千余首，皆模山范水，吟咏情性。其言清，其气逸，令读者一开卷而如见其洁身，高蹈之致，欣然欲弃纷杂而从之游也。非夫有高世之志，不以外物之得失累其灵台者，焉能至此哉。”王懿荣亦为之序，云：“赋陈其事，而直言之，盖深得古诗人之旨。呜呼！此不独为其一人一身之史，中间宦游所至，出入京国，周流大江南北，俯仰流连，比事属辞，触物兴怀，使后之人求之，将有裨于一朝一时之史也。”对于其诗歌成就，王懿荣论曰：“道光间，宁海宫明经十人，集其乡先辈遗诗为《牟平遗香集》十八卷，所录国朝以来宁海诗人凡七十三家。噫，其盛矣！……今崛起于七十三家之后者，固当以我棣轩此集为首矣。”王明萼同邑好友杨玉相，有《仪凤庄记》一篇，洋洋洒洒，叙其别墅之雅趣，让人神往。此庄向为牟平一胜迹，可惜久已无存，徒令后生叹息。

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摄影报道



小年祭

——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伯父

□丁志喜



每逢佳节倍思亲。年关将近，心里总会想起我的伯父，虽然我们从没见过面，他什么模样、多大岁数我都一无所知，但他的事迹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。小时候，过小年时，奶奶总会告诉我们说：“你大伯就是在阴历小年的前一天不在的，是日本人杀害了他，他没有子女，以后有机会，你们一定要去你大伯的坟前多烧点纸钱……”如今爷爷、奶奶已经去世了，连父辈们也大都不在了，我却从来没有去过大伯的坟前。壬寅小年之际，谨以这篇文章祭奠我永远年轻的伯父——丁学财。

我的伯父丁学财是黄县独立营的一名战士。据《龙口市志》记载，上世纪40年代，黄县独立营是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。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，黄县独立营坚持与驻扎在黄县的日寇和伪治安军作战，战绩悲壮辉煌，不过我伯父什么时间入的伍，因什么缘由入伍，我无从知道。

村里的一个长者是大伯儿时的玩伴，他提起大伯时赞不绝口。他曾对我说：“你伯父是条汉子，村里像我们这般大小的小伙伴有几十个，就他去参军了，为此还和你爷爷赌过气呢。南邢家村战役你伯父已经跑出了敌人的包围圈，为了抢救战友又和连指导员跑回河套，英雄啊！”

听完长者的话，伯父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瞬间高大起来。我问长者伯父什么时间参军的，他说大概是1942年或者1943年，说不准。爷爷在伯父牺牲后，因为受刺激精神失常，一直到死都疯疯癫癫。但他口里一直念叨着几句话：“男女都当兵，去杀东洋兵。”从这几句口头禅来看，爷

爷还是很赞同大伯去当兵杀小鬼子的。只是那时我们还很小，不能理解爷爷的心理。那时许多孩子总跟在爷爷的身后起哄喊叫，羞辱他，我也一直因为爷爷而感到羞愧，感到无地自容，直到上小学后，我们的班主任跟我们讲我大伯的故事，才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想法。

那是1944年1月16号，农历腊月二十一日，年味渐浓。我们的小山村里，家家户户都开始扫灰、赶集、备年货，为两天后的小年和即将到来的大年做准备。空中传来断断续续的鞭炮声。傍晚，奶奶的侄儿大壮跑来说，大哥的部队就在他们邻村南邢家村休整，他看到大哥了。大哥让他送信，说如果队伍不走，后天晚上就请假回家看望父母，一起过小年。可以想象爷爷奶奶听到这个消息会多么的欣喜若狂。爷爷赶紧让奶奶做伯父最爱吃的“瓢子饼”。奶奶拿出看家本事，烫面、和面，葱花、油、鸡蛋用料足足，一个多小时过去，几张热气腾腾的千层饼做好了，奶奶用刀切成一条一条的，然后用包袱层层包起来，系在大壮的腰间，让他赶紧送给大伯。大壮一边吃着奶奶给他的一片烧饼，一边飞快地向南邢家村跑去。

奶奶在后面喊：“大壮，都给你哥哈，我可有数，不准你偷吃。”

“知道了姑，都给我俺哥！”

夜幕和漫天飞舞的雪花瞬间淹没了大壮的身影。

爷爷、奶奶久久地望着大壮跑去的方向，他们不知道，一场巨大的不幸正一步一步悄悄向他们袭来。

南邢家村位于下丁家乡南部，离我们村大概有十几里路，和奶奶的娘家西吕村，只有一河之隔。那天黄县独立营营部及一连、三连是下午四五点钟进驻南邢家村的。据说营长布置一连警戒村北，三连警戒村东和村西。是夜，县里组织的小学教员文工团也宿在南邢家村，一起搞军民联欢。

1月17号，腊月二十二日凌晨4时，黄城日寇百余人、伪治安军一个营400余人和黄城伪军共1000余人，从东、北、南三面包围了南邢家村。拂晓，北山警戒哨鸣枪报警，



南邢家革命烈士纪念碑。

敌军方向顿时枪声四起，一场惨烈的战斗就此打响。独立营战士纷纷向南突围，战斗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多。待硝烟散尽时，独立营共有48名战士壮烈牺牲。

南邢家村北是泳汶河。牺牲的战士大都是在泳汶河畔狙击敌人，掩护战友向南面山区撤退时牺牲的。战斗中，连指导员刘培珂突出重围，率伯父等战士返回抢救战友时，腹部中弹，肠子流出体外，他忍痛将肠子塞进腹腔，坚持突围，后因失血过多而牺牲。伯父也牺牲在他身旁，身中数枪。发现他时，他僵硬的双手仍然紧紧握着他的武器。

绵绵的泳汶河水像战士们的鲜血在冰下无声地流淌着，漫天飞舞的雪花像亲人们被扯碎的心在漂泊呜咽着。爷爷在冰雪里看到了他熟悉的儿子，他一下子跪倒在伯父的身前，喊着：“儿啊，咱回家过年吧！”那天，爷爷硬是把伯父从南邢家村背回了家。回家后他和奶奶说：“老伴啊，儿子回家过年啦！”奶奶伏在伯父的胸前，哭喊着“我的儿啊”。据说这时，伯父口中的一股鲜血喷涌而出。

1944年腊月二十三日，过小年这天，爷爷奶奶在家里院子里摆起了祭奠伯父的灵堂。

《中华英烈网》记载：丁学财（1924年5月—1944年1月），男，山东省龙口人。生前是黄县独立营战士。1944年1月在黄县南邢家村战斗牺牲。

伯父牺牲时，刚刚19岁零8个月。

柳杭有戏传百年

□杨君



戏剧在柳杭历经数代上百人传承，脉络清晰，长演不衰，实在是因了他们热爱传统文化的初心不改，把其奉为精神图腾，喜欢源于实际高于生活的舞台表达，契合民众抑恶扬善、诚实守信、忠孝仁义的精神追求。这里的文化沃土，孕育了一代代忠于梨园的仁人志士，近百年以近百部戏剧，为传播多彩的文化艺术作出了贡献。更有7位佼佼者，由此先后进入招远、烟台乃至更高层级的文艺院团成为骨干或领导。凡此种种，多地难见。

柳杭村位于招远西部著名的灵山坡东约5里地的地方，有330多户人家，是这个区域十多个村中的大村队，更是久负盛名的京剧村。上世纪初期、中期，我二姑、二姐先后嫁到村里，此后这村的戏台下，就有了我的身影。戏台扎在村南，坐北面南，台面约30平方米，台板高起地面1米半，天棚由4根立柱凌空飞架，棚子的东、西、南三边用金黄席呈弧形扎制，下挂红沿帘，加上各色天幕、边幕和前幕，典雅又气派。每次演出，场地前面总会被人们早早搬来的大小板凳及碎石抢占。我那时倒是不用固定座位，或趴在台前看演员漂亮的装扮，或到右边看敲打的锣鼓，或到台板下透过缝隙仰看演员脚上的厚薄不一的靴鞋，有时还到后台边扒缝看演员为何总把刀枪放到出口的门帘后……就这样，我怀揣着诸多疑惑，却又充满欢乐，开启了青葱无忧的年少时光，至今年久岁深，仍有记忆的碎片纷至沓来，故多次重返柳杭及林家、丁家等采访乡亲，便有了下文。

五代传承梨园情

柳杭戏，始于上世纪30年代初，首倡者为刘贤庆先生。他居村务农，眼界宽泛，处事畅达。一年正月，他和伙伴们外出看光景，偶见京剧特别喜欢，突发奇想：“咱也能演，自演自看。”众人应和，于是各自记住喜欢的角色，回村几经演练，从此留下了根。最初他们主要演折子戏，如《战宛城》《真假李逵》等。村人第一次听到悦耳人心的京腔，见识到绚丽多彩的服饰，欣赏到风姿绰约的表演，精神为之一振，欲罢不能。此前烟潍公路开通，北上南下的名伶途经烟台码头，必经招远。莱州沿海重镇，多有驻足授艺。柳杭得风气之先，由奇想变为行动，也在情理之中。

第二代传人是刘锡伯。上世纪四五十年代，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，把演出办得有声有色。他每年冬天发动青年参加排练，不久，饰兵卒者手握刀枪，若只绕台一圈嫌太少；当主角的或短装或长靠，越演越求高水平。“一人登台全家光荣”的京剧之风吹进众多家庭，全村羡慕能唱戏的人。那时演出的剧目有《下河东》《八大庙》《大劈棺》等。村人刘连胜在上海京剧团跟包，记性好熟戏路，又为之导演《白水滩》《二龙山》《四杰村》《长坂坡》等传统武戏，丰富了戏目。刘连胜还从上海弄回许多成套的二手戏装，满足了演出需要，此举实乃雪中送炭，难能可贵。过年从正月初二下午一口气演到二月二，七月十五小农闲时又演几天，俗称“晒戏箱”，还常去附近的蚕庄、丁家庙会演出。

有一年排《战宛城》，其中有个环节存在疑问，刘锡伯步行往返70多里求教演过该戏的界河一村未果，便留下看其演出自记下关键内容，回村排演成保留剧目，其严谨态度可见一斑。一次刘锡伯牵毛驴往自家3里远的石鼓山送粪，一路皮黄腔唱个不停。待返回村头，发现驴驮的驮篓粪满如旧，才回过神，竟忘了倒掉，驴跟着他白白跑了趟，至今传为美谈。他的大女儿嫁到林家村后，亲家邀刘锡伯相聚，他席间说戏引来不恭非议，不欢而散，此后便久未与之来往，村人说刘先生是舍了亲情维护了京剧尊严。

1956年刘锡伯过世，人们晚上上村北土地庙为之祭祀，开始时单人依次施礼跪拜，接着2人乃至4人同时进行。因自愿加入的人排队到了村南，用时太长，只好安排多人一起施礼。白天殡葬更是万人空巷，人们纷纷挤入队伍送刘先生最后一程。场面之宏大，他的孙辈刘建亭、刘建禄也始料

不及。1996年，心怀乡贤的柳杭“两委”和戏协，仍念念刘锡伯曾为柳杭戏的打下深厚群众基础，使柳杭声名远播，遂向其老宅敬献牌匾称“纪念京剧元老刘锡伯先生诞辰105周年——弘扬京剧 源远流长”。也许，这是中国最基层领导组织的纪念方式，是百年来人们仍想着京剧老人、笃爱传统文化的生动例证。

如果说前两代人把戏剧植根又育壮，第三代的张守鹏，则在上世纪60年代将乡村戏剧推向了新高潮。张守鹏曾在哈尔滨市京剧团演了6年工花脸和老生，后因饭量大吃不饱辞职回村，接任了领班。他和村里的京剧爱好者开阔思路，请掖县（现莱州）戏包单晓山、名票王秉桓，帮助排演《蝴蝶杯》《拾玉镯》《临江驿》《盘丝洞》《红娘》《北汉王》《铁弓缘》《武家坡》《大登殿》《白司马》《孔雀东南飞》《穆桂英挂帅》等传统京剧。加之张守鹏、刘宝魁、王辉亭、刘建浦、刘庆吉、王俊亭、刘京本等倾情演出，轰动半个招远。年轻的刘建美也成为该村第一个文武兼备的女旦角，为人称赏。后又增加了抗日和解放战争题材的现代京剧《雪岭苍松》《黎明河边》和吕剧《三世仇》等。

其间张守鹏饰演因掩护八路军战士遭毒打的父亲，年仅13岁的儿子张兰亭见父“惨状”竟心痛得真的失声痛哭。后16岁的张兰亭又在《红灯记》中饰演鸠山，与饰演李玉和的王玉增演绎得有模有样，观看者啧啧称赞。

上世纪70年代后，王辉亭、刘洪章成为第四代传人。他们紧跟形势学演样板戏《红灯记》《海港》《智取威虎山》，王俊亭、刘洪玉、王玉增、张兰亭、刘建美、刘常浦等作为主要演员，给十多个村庄送去了欢乐。随之加演学大寨，计划生育的小吕剧《大寨风》《都愿意》《半边天》《审椅子》《三定柱》《半篮花生》《小保管上任》等，并多次参加县、镇直至烟台市的汇演，均获奖项。刘建风、刘华梅、张兰亭、刘建美、刘吉芳、刘恩恒、王玉增、刘先本等男女青年，白天“学大寨”参加生产队劳动，晚上则踊跃排演节目，成为不可或缺的生力军。1975年演出《智取威虎山》时，本来饰演棠来平的丁仕君当兵去了，于是让从东北回村不久的十八九岁的刘恩恒顶替，刘恩恒怕演反派人物影响说媳妇不想干，后勉强接受，结果演得人们叫好，后来又参演了《报海报》，参加了县汇演，还被县化工厂招工，不但没影响形象，反而很快找到了媳妇。其间刘建风、刘华梅也作为文艺骨干，被招进县农具厂、邮政局，端上了“铁饭碗”。

上世纪90年代后，《智取威虎山》《海港》《智取威虎山》《真假李逵》等传统京剧，大显老生功底。他曾在1959年25岁时，与灵山公社修配厂的林宝芳合作，参加招远县汇演《武家坡》，由此被破格选入县京剧团演老生，主演过《穆桂英大破天门阵》《失·空·斩》等多部戏，全村为之骄傲。后他嗓子变声转行县交通局，退休回村又上舞台。

第五代的接力棒交到了张兰亭手上。2000年前后，为突出弘扬时代风尚，倡导公德善举，张兰亭等人在前段基础上，又编创了吕剧小品《通街之前》《红旗渠上》《红高粱》《都有情》等，演出水平可圈可点。当下，已从教师岗位退休、有50多年“艺龄”、曾被省文化厅授予农村文化人才称号的刘建美，与李宝山、刘杰学、刘先本、刘乃群等骨干，仍活跃在舞台上，并吸引村外的灵山沟金矿、丁家、牟家、坡石山及辛庄的票友参加，擅唱弦歌，声腔独到。

戏剧在柳杭历经数代上百人传承，脉络清晰，长演不衰，实在是因了他们热爱传统文化的初心不改，把其奉为精神图腾，喜欢源于实际高于生活的舞台表达，契合民众抑恶扬善、诚实守信、忠孝仁义的精神追求。这里的文化沃土，孕育了一代代忠于梨园的仁人志士，近百年以近百部戏剧，为传播多彩的文化艺术作出了贡献。更有7位佼佼者，由此先后进入招远、烟台乃至更高层级的文艺院团成为骨干或领导。凡此种种，多地难见。

倾情讴歌新时代

进入新世纪前后，村里排演多场戏剧颂扬新时代，参加多层级汇演广获好评，不再赘述。2016年5月他们创演的吕剧《爱在人间》，在本市和烟台大剧院上演，2017年7月又在央视戏曲频道播放，引起媒体广泛关注。

事情起自1996年，柳杭有位孤寡老人刘胜兰，20年靠拾荒卖废品捐款十余万元，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。其间老人荣获“第四届中国消除贫困奖”“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”“山东省道德模范”“全国最具爱心慈善模范”等多项荣誉，2016年1月享年93岁离世。其事迹引起社会强烈反响，更感动着众多乡亲。23岁入党时已64岁的张兰亭，和76岁的退休教师刘庆吉不谋而合，为之编演吕剧，让其“室内开花香天下”，弘扬大爱正能量。

刘庆吉写剧本，他的儿女们看后觉得简单，又请丁家编剧丁福斋加工。刘庆吉发动自己当年的学生捐款17600元，张兰亭发动村民演员集资8500元，招远市委宣传部、蚕庄镇党委给予创作奖支持，用作购买音响、布景、字幕机等设备的费用及演出费用。饰演刘胜兰的张兰亭，早在2008年做了胰腺引流手术，当年又两次因心肌梗塞就医，2013年又因十二指肠癌做了切除术，身体刚康复，却勇挑主角大梁。饰演护士和卖报人一角的63岁的刘建美，本在济南照料外孙，为此另请保姆赶回排演。时年83岁的刘洪章、刘常喜等老街坊，每次演出都跟着团队搬道具、拉幕布……该剧从村演到玲珑镇、招远城演出达20多场，广传刘胜兰的大爱精神，感动千万人，众人也为村人的无私演出竖起拇指称赞。已担任柳杭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的张兰亭近日说：“我们村传统文化底蕴丰厚，我们要发扬光大，促进全村振兴。”

柳杭有戏，因有仰望北斗、敬慕民意的历届领导、头人先生，也有甘愿奉献、助人成事的名伶好角、善举村人。是他们，为数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一方民众，丰富了精神生活，助力了文化自信，值得我们永远纪念。正是，时代造就人间美，柳杭有戏传